

尚書詳解

七





尚書詳解卷十一

宋

夏

僕

撰

湯誥

勿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此篇成湯勝夏而歸至于亳邑四方畢朝新君故湯誕誥其衆以伐夏之意所以正始也黜廢也謂廢其命使不得復承大統也此蓋叙書者推原湯所以作誥之意謂既勝夏黜廢其命而已爲天子復至于新都亳邑故作湯誥以誕告萬方故其序所以言湯既



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林少穎謂湯勝夏命而廢之武王勝商而武成不言黜及殺武庚封微子于宋然後言黜殷命者蓋湯之伐桀桀奔而竄南巢湯旣因而不追以全君臣之義旣勝夏卽黜其命而不復爲之立後于其所都之國至武王牧野之戰前徒倒戈而紂見殺旣違武王本意故封武庚于殷故都使嗣宗廟因而不改亦所以存君臣之義及武庚作亂自絕于周然後黜殷命而立微子于宋不復居殷都此說是也林少穎又謂此篇與武成一同皆武功

旣成而維新之命也然武成本于叙事故自王來自商至于周皆先叙其事之曲折然後告以弔民伐罪之意其叙事則詳而其所以告諸侯之言則首尾不甚備此篇旣載其所以告諸侯之言又載其作誥之意首尾甚備其叙事則略體雖不同而其辭則皆是始居大位而告諸侯以正始也皆可以互見也此說極然胡益之不知察此乃謂湯滅夏告萬方武王滅商不告者蓋伐桀本以亳衆諸侯無會者故不得不告武王伐紂友邦豕君無不會者以伐商之意旣稔



何言言解 卷二  
聞矣何所用誥此蓋弗深察之過也

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此又作書者言湯所以作誥之意也蓋湯既克夏自彼而歸至于所都亳邑萬方諸侯畢朝新服故湯于是作誥以誕告之使知吾之伐夏非吾之私乃天意也自王曰以下卽湯作誥之辭也嗟歎辭也歎而後言重其言也重其言

所以使萬方有衆明聽其告而不敢忽也然湯之作誥必首言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者蓋湯言桀之暴虐失民以亡天下故必推本乎上天所以立君又民之意以見桀之所爲不合乎天心而天絕之也皇大也上帝天也言惟皇上帝猶言惟至大之天命若召誥言皇天上帝也衷者善之本于固有者也陳少南曰衷裏也藏于裏卽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者也若既發則見于表矣蓋天之于民皆降以衷然不能保其不失其常性故爲之立君



者非徒尊也將使順斯民之性而安其所謂道也故能順其性而安其道則足以爲君矣不然則違天違天則天必絕之矣湯之言此蓋所以繩桀之罪見其不能順常性而綏厥猷故不足以爲君也旣言若恒性又言綏厥猷者蓋率性之謂道能順其性則能安其道不能順其性則悖理傷道安能綏厥猷哉林少穎謂詳攷此篇所告首尾本末與仲虺所言相爲表裏湯之此言蓋發于仲虺者也故張諫議曰湯旣勝桀以有天下而慙德多焉故仲虺作誥于前以明天

之所以命湯爲君者凡以民之有欲而俾之又也故其書但言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湯又自誥于後以明天之所以命予爲君者凡以民之有道而俾之綏也故其書至言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是以二誥之辭相爲表裏然後湯之慙德可以已此說是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多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湯上旣言人之命君將使之順民性而安其道故此



遂言桀之暴虐非特不能順其性而安其道而乃至  
荼毒以害萬邦之民也蓋夏王滅已之德放僻邪侈  
喪其良心則在我者且不能自善何以若民性而安  
其道哉推原夏王自滅其德喪其良心則其胷中無  
復有不忍人之意肆爲威暴以布其虐政于萬方之  
百姓萬方百姓罹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  
可堪忍故並稱冤以告于天地神祇謂我無有辜罪  
而乃受此虐害也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困倦怠  
則未嘗不呼天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今桀之民  
皆苦于虐政是宜其並告無辜于天地所以告者冀  
其拯已也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  
明威不敢赦敢用立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湯旣言桀暴虐如此汝萬方並告無辜于天地故此  
遂言天降罰于夏之意也蓋天之恒道于有善者則  
福之于淫亂者則禍之桀旣虐民如此故天于是降  
其災異不祥之事以彰顯有夏之罪惟天之降罰于



夏者其寓事彰顯如此故湯遂謂我小子于是奉將上天所命之明威討桀之罪不敢肆赦蓋謂今日之事乃奉天威以誅有罪非私意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何以知明威而將之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今天降災于夏是亦事示之而已故湯所以因是知天命所在遂行討桀也湯既知天命所在然又未敢自尊于是又用玄牡以昭告于上天神后請加罪于有夏上天蓋上帝也神后蓋后土皇地祇也玄牡乃黑色之牲也必言牡者蓋牲必用牡不用

牝也正義謂商人尚白牲用白今言玄牡夏人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林少穎謂不然此玄牡但是一時所用告祭天地之牲不因色以求義如謂湯用玄未變夏禮則魯頌言白牡騂剛豈亦未變商禮乎此說是也湯既用玄牡告天地請加罪于有夏矣故于是遂求元聖之人與之勉力為此眾民請命于天蓋民苦桀之虐政命不可保湯伐桀而拯民于塗炭則民始有生全之望是湯告天伐桀者乃為民請命也元聖即伊尹也蓋湯之伐桀實伊尹之助孟子



曰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是湯伐夏救民之謀實出于伊尹故湯誓言伊尹相湯伐桀此言聿求元聖皆推本其謀之所自出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湯上既言我與伊尹戮力爲爾衆民請命于天故此遂言我請命于天而上天果然信而有佑助下民之

意故鳴條之戰桀知其罪遂退伏遠屏竄于南巢故曰罪人黜伏林少穎謂湯以桀爲罪人武王以紂爲獨夫蓋言其得罪于天人則不復有人君之道也湯既言上天信有助民之意而罪人夏桀今已黜伏故造物之禍善禍淫報應如響無有僭差賁然顯著如草木然民欲殖者則天殖之不欲殖者則不殖蓋湯者民所欲殖而桀者民所不欲殖者也漢孔氏乃謂賁飾也言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其說迂回難曉不如蘇氏謂天命視民所與則殖



之所不與則蹶之若草木然民所殖則生不殖則死也湯既言天命固如此然又未敢以必可信故又言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者蓋謂天雖可信我亦豈敢恃哉故雖曰使我一人安輯爾萬方有眾之邦家然我未知其不能不得罪于天與夫民也故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惟湯恐得罪于上下故惴惴然內懷危懼若將隕墜于深淵之中言雖得天下而心常以獲戾天民爲憂不敢以位爲樂也林少穎謂湯既伐桀恐來世爲口實則當其始

履天下之尊而朝諸侯寧無慙乎故其慄慄危懼乃出于中心之誠然者而漢孔氏乃謂謙以來衆心王氏則謂湯始伐桀不恤衆言告以必往無所疑天下既定乃慄慄危懼者蓋有爲之初衆人危疑果斷所以濟功無事之後衆人豫怠儆戒所以居業使湯于事未濟則期以果斷濟功事已濟則期以儆戒居業果如是湯之慄慄危懼皆非出于中心之自然況湯雖伐罪救民然驅民于鋒鏑豈得全無恐懼之意及無事而後懼哉如以爲有事之時不可以懼則武王



泰誓言夙夜祇懼則有事之時已懼矣故知湯之危懼非至是而後有也自興師于亳已懼不克濟矣至于既踐天子位則尤不遑寧處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湯上既言以履大寶慄慄危懼如此故此遂告我所爲造邦之諸侯與之更始使之曉然知上之德意也

謂我今日始新造爾衆邦誠欲爾衆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從如惟耽樂之從同蓋無從非常法者卽如康功出功之卽蓋慢遊而至于過者亦不可就也惟欲爾衆各守常法以承天休而已蓋諸侯之職能制節謹度則滿而不溢可以長守富貴長守富貴豈非所謂承天休乎湯既戒諸侯使去匪彝怙淫之失而守常典以承天休故又言爾誠能如我所言力而行之至于有善可稱則我當度德定位曷能授官與且天位與治天職弗敢掩爾善矣爾有善我旣不敢蔽若



我自有罪非在我身我亦不敢自赦其簡別而在察者又在乎上帝之心湯言此蓋人有善惡人君固賞罰之汝不可謂人君有不善無人可誰何者雖無人可奈何而上有天焉我豈可不畏哉湯既言人君有不善天必誅之故此又言人君所以有罪非必人君一身自有可指之罪苟爾萬方有罪則罪亦在我身蓋天之立君欲其若恒性而綏厥猷苟萬方有罪則是人君若之綏之者不至故其罪在人君若夫人君自不能盡君道而上得罪于天則其罪又在一人自當不及爾萬方矣湯此言又所以深明爲君之尤難也湯旣言爲君之難如此故又嗟嘆而言曰爾萬方有衆尚庶幾以我此言爲可信而無從匪彘無卽惰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則非特我國家社稷可保其有終而汝亦可以終享其安榮之福也故終之曰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咎單作明居

此又明居之序也經亡無所附其本篇正次于湯誥之下故孔氏以附于此篇之末咎單必臣名也謂明



居之篇乃咎單所作也正義百篇之序此類有四周  
公作無逸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與此篇直  
言所作之人不言所作之意以經文分明故略之此  
說是也但漢孔氏乃以意度此篇謂咎單作明居者  
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書明居民之法故其書曰  
明居此亦因字而求義經亡而意度之也未敢以爲  
然矣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此篇蓋太甲初卽位伊尹告以乃祖成湯之成德故  
作是書也謂之訓者以其有諄諄儆戒之意也此篇  
之序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說者多疑之其所以疑者蓋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太史公言  
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  
卽位二年而崩後立外丙之弟仲壬仲壬卽位四年  
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是湯之後立外丙仲壬  
二世而後太甲立今此序乃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



似類夫太甲卽繼成湯之後無有外丙仲壬二世者所言不同如此故說者多疑之漢孔氏則謂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湯崩太甲立卽稱元年唐孔氏亦謂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湯沒太甲代立卽其年稱元年殷本紀與此不同者必妄也據二孔此說則謂湯沒卽立太甲無有外丙仲壬之說非特史記爲妄而孟子之言亦不可信至程氏則又欲附會孟子之言乃謂湯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立太甲陳少南推其說

按河南邵氏皇極經世書叙堯卽位以甲辰至本朝嘉祐歷譜帝王世次湯起乙未太甲起戊申不聞有外丙仲壬太史不知孟子之意所謂二年四年者蓋謂湯崩太丁卒欲立外丙而外丙生纔二歲欲立仲壬而仲壬生纔四歲太丁二弟皆幼故捨親親而立太甲據程陳二者之說則亦湯後不曾立外丙仲壬孟子所謂二年四年是年齒也不爲卽位之年數其說亦無異于孔氏惟林少穎引蘇氏之說爲可信蘇氏謂太史公按世本成湯之後二帝七年而後太甲



立其迹明甚安國据經臆度謂湯沒而太甲立初無  
二帝豈有此理其序所以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者  
非謂湯崩在太甲元年也蓋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  
孔子序書以湯爲首耳商道親親兄死弟及若湯崩  
舍外丙仲壬而立太甲則非親親矣据蘇氏此說則  
以湯後實有而丙仲壬二君此言成湯既沒太甲元  
年乃序書者推原伊尹作書之意謂湯沒後太甲卽  
位之始伊尹稱湯成德以作訓故言成湯既沒卽繼  
以太甲元年非謂湯崩之年卽太甲之元年也此說

極有理故少穎廣其說謂殷人傳世兄死弟立若太  
丁死而有弟外丙仲壬不應捨之而立太甲此篇乃  
太甲卽位之日伊尹奉之以祇見厥祖因明言烈祖  
成德以訓于王故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蓋推本  
所以作書之意也夫書序序所以爲作書之意而已  
與史家記述之體不同苟必以史家記述之體求之  
謂此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爲湯沒而太甲立則盤  
庚五遷之言若不以意逆志則是五遷皆在盤庚之  
世矣故當以蘇氏孟子之言爲正少穎此說極平正



而有理故特從之若夫篇內言元祀而序言元年者  
唐孔氏謂商曰祀周曰年序以周世言之也蓋孔子  
周人序書以年言之如太甲篇內言惟元祀十有二  
月朔其序則言三年復歸于亳又如說命亮陰三祀  
而子張則言諒陰三年不言蓋孔子序書故從周稱  
年也此書蓋湯死後太甲卽位元年伊尹作伊訓肆  
命祖后三篇以告之故言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人  
只伊訓尚存餘二篇經秦火而亡故名雖存而經則  
亡矣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  
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此又作書者言伊尹作伊訓之意謂太甲卽位元年  
十二月乙丑伊尹將以卽位之事告于成湯是時候  
甸之諸侯皆來奔喪且欲近見新君故伊尹祠于湯  
廟而羣后皆從太甲往廟時太甲宅憂不言故百官  
皆總其己之職事而惟冢宰之是聽時伊尹受顧命  
實爲冢宰故卽廟而作書陳乃祖之成德以進戒于  
太甲亦與諸侯正始此伊訓之所以作也故作書者



其言如此太甲時所居之喪實仲王之喪蓋繼其後必爲之服理當然也漢孔氏旣謂湯沒而太甲立則太甲卽位之初實居湯喪故于此卽云湯崩太甲逾月卽位此所謂祠于先王者乃奠殯而告林少穎謂孔氏此說攷之于禮有所不合夫古者喪在殯不祭皆名爲奠及旣葬也虞祔卒哭始謂之祭蓋于是始以鬼神事之故祭則有主有尸而奠則陳器而已此經言祠而孔氏乃謂之奠無是理也抑又有不然者使太甲果居湯喪則其宅憂也必在湯之殯宮則其

所從事于喪禮者有小殯之奠有大殯之奠有朔奠有朝奠有夕奠有薦新之奠未嘗不在湯之殯豈逾月遽祇見厥祖哉以是知孔氏徒按經文于禮不合未足述也以經文攷之則太甲實居仲王之喪計仲王之崩必在太甲元年之十一月商制逾月卽位卽以其年爲元年不待逾年稱元祀如周之制故下篇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鬻王居于亳是仲士以元年十一月崩至三年十二月卽得二十五月故卽吉釋喪而冕服也由是推之則此言十二



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祇見厥祖者乃太甲居仲壬之喪既逾月伊尹乃祭于湯廟奉嗣王以敬見其祖故明言烈祖成德既以告太甲且與諸侯正始蓋禮之變而以義起也若康王既受顧命則以麻冕朝諸侯于應門之內亦禮之變也蘇氏徒見春秋所載天子諸侯皆逾年稱元故謂此經言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者乃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謂之十二月殷之正月即夏之十一月也殷雖以建丑之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豳詩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

夏正也又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秦以十月爲正則臘當用三月而云十二月者蓋古雖改正朔猶以夏正爲正月也此說不然夫謂之改正朔則已改正月豈有餘月不改者故在周時論陰陽之節雖有以夏時爲言者如七月之詩與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至于史官記載當時之事則未有不以當時正朔數月者如春秋春王正月則周之正月也春秋數月用周正則此之十二月蓋商之十二月乃夏之十一月蓋建子之月也其



何言詩解 卷二  
秦以十二月改臘曰嘉平漢書自高祖元年至太初  
元年以前歲首書冬十月蓋是漢武太初元年改用  
夏正史官追正月名耳舊史未必然也余謂少穎辨  
蘇氏以春秋所書乃孔子尊王故以周正數之周時  
數月實用夏正今七月四月之詩可見矣兼秦本紀  
言以十月爲歲首則歲首但以十月爲之則已非改  
十月爲正月也但蘇氏解此必拘逾年之說則不然  
只是仲壬適在十一月崩故太甲逾月以十二月卽  
位不必如蘇氏之拘則其義自通也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  
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  
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  
自鳴條朕哉自亳

自此以下伊尹作書之言也伊尹旣奉太甲以見成  
湯之廟于是乃明言有功烈之祖成湯所以艱難創  
業之成德以訓告于王所謂成德卽下文惟我商王  
以下是也旣謂之明言烈祖之成德而乃首言古有  
夏先后者蓋欲見天下難保夏之先后雖積功累仁



如此子孫一不率循則亡不可支而乃祖成湯興焉  
蓋欲太甲知所鑒戒也嗚呼嘆辭也欲言夏王得天  
下之難而失之易也故嘆而言之古有夏先后自禹  
以下自桀以上皆是也伊尹謂夏之先后聖賢繼作  
以有天下方懋行其德兢兢業業不敢自寧上合于  
天故無有天災所謂無有天災者謂山川鬼神皆安  
其居而不爲妖不爲厲鳥獸魚鼈各順其情而不爲  
怪不爲孽此所謂無有天災也然夏之先后德雖如  
此天之眷佑又如此子孫夏桀一不能率乃祖之德

上天降災以彰厥罪雖承祖宗奕世積累之業而卒  
爲天所棄故假手于我有天命之成湯使之弔民伐  
罪焉假手者蓋天之所棄不能自行誅戮必借手于  
人以誅之也然天之假手于湯使之伐夏者亦豈私  
于湯哉以桀自造可攻之罪于鳴條故湯遂自亳往  
伐之故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也謂桀有可攻之  
理故朕始自亳伐之也書曰我不爾動自乃邑孟子  
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亦此意也少穎謂伊尹之  
意蓋以夏有天下傳十餘世三百餘年方且爲上天



所眷至于鬼神咸安微物自遂宜若不可動者然一  
爲桀之不率則不旋踵而顛覆况我商家肇造未久  
苟使太甲不能以夏爲鑒遂致不率成湯之德有可  
攻之釁則攻之者至矣故伊尹旣言有夏所以失天  
下之易于前又陳湯所以得天下之難于後所以致  
其儆戒之意也此說是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  
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伊尹上旣言有夏子孫弗能率其德而天命湯伐之

故此遂言湯伐桀之事也聖武猶所謂神武也聖人  
義之德也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爭逆德也實天下  
不祥之事也雖天下不祥之事然湯之布昭聖武者  
本不期于黷武而乃在于以吾之至寬代夏之虐政  
是故雖用武而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所至之民無不  
信而懷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伊尹旣言湯有寬仁  
之德得兆民之允懷遂至光有天下故此下又言太  
甲嗣湯之位不可不恐懼于卽位之初也蓋朝廷天  
下之本也人君朝廷之本也始卽位又人君之本也



卽位之始能致其慎則終無不慎矣此伊尹所以言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也然所謂罔不在初者亦非  
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已蓋人  
君之治天下將欲仁覆天下豈必人人而愛之人人  
而敬之哉惟盡吾孝悌之心立愛則不必徧愛也惟  
愛吾親而已愛吾親而舉斯加彼將無所不愛以之  
立敬則不必徧敬也惟敬吾之長而已敬吾長則舉  
斯加彼將無所不敬惟其所立在此而所愛所敬乃  
及于彼此其道所以始立于家邦而終則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無所不及也此又伊尹教太甲以守約施  
博之道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  
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  
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  
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  
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  
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  
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伊尹上既言成湯以神武創業而太甲繼之當立愛敬以治天下國家至此又恐其未必勤而行之故又言成湯自肇修人紀以至于有萬邦誠爲艱難然雖艱難成湯之心猶不能自己方且求哲人輔後嗣制官刑儆有位而爲子孫無窮之計湯盛德大業如此且猶長慮却顧爲子孫計不敢自安則太甲爲其子孫可不念哉此又伊尹言此一節之意也嗚呼嘆辭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也人紀人道之紀也卽上所謂立愛立敬者是也伊尹欲太甲立愛敬以治天下國

冢故言先王成湯當修人紀之時謂始立愛敬之時也究其道雖所守甚約而所施則甚博是故以從諫則不敢拂言有過則改不逆人言以先古之賢則時若之言凡有所動皆順古人以行而不自專以居上則必明于御下而盡其君民之大德以爲下則必忠于事上而盡其事君之小心蓋湯時爲諸侯出就國則居上入朝桀則爲下湯于居上爲下盡道如此則伐桀之事亦湯之不得已也然湯豈特如此而已又且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焉善聖人責己重以周



待人輕以約湯于與人則不求其備是以恕己之心  
恕人而盡待人輕以約之道也于檢察其身則常若  
不及是以責人之心責己而盡責己重以周之道也  
惟湯自肇修人紀至于檢身若不及所行如此之勤  
故今日方有萬邦而爲天下之君則其事誠艱難也  
然常人之情旣以艱難于其始則事旣遂必有自足  
之心而少肆其意而湯則猶不能自己方且敷布廣  
求賢哲之人列于庶位俾之輔弼于爾後世子孫旣  
得而用之又恐所用之人不能盡戮力佐佑其子孫

故又制爲誅責有官君子之刑以儆戒于有位之人  
是成湯所以望爾後人者甚切矣太甲雖欲不念豈  
可得乎所謂官刑儆有位者卽下文所謂三風十愆  
之事也蓋湯以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室  
之中而無有節度者敢有沈湎于酒而至狂歌無忌  
憚者此二者時謂之巫風蓋巫以歌舞事神故恒舞  
酣歌所以爲巫風言其恒歌恒舞若巫覡然也敢有  
以身殉貨以身殉色者殉從也以身從之知有貨色  
而不知有身也敢有恒于遊遨恒于畋獵恣意爲之



無有窮已此四者時謂之淫風謂貨色畋遊人所不可免但不可淫過無度今也殉貨色常畋遊是淫過無度故謂之淫風敢有侮聖人之言而不敬逆拒忠直之人而不聽其言疏遠耆老有德之人而親比頑愚之小童此四者時謂之亂風蓋聖人忠直耆德人所當親近而尊敬之今乃簡忽而疏遠頑童當斥而遠之今乃昵比是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亂常越禮者也故謂之亂風此三節謂之風者蓋爲之于上而下化之若風之于物鼓之于此而動之于彼也湯既列

言三風于上故于下總之曰凡此三風總有十愆蓋謂巫風二淫風亂風各四是三風之中其過失有十事十事者卿士有一在身則必喪家邦君有一在身則必亡國若爲人臣者見人君有此愆過而坐視不能匡正則以墨刑刑之成湯官刑嚴切如此豈惟訓有官君子雖童蒙之士亦以此具訓之具訓謂詳以訓之也酒誥言文王告教小子則固以此訓之矣伊尹言此蓋謂先王艱難創業猶不敢自安方且廣求賢哲輔爾後人又恐所用之人未必盡心輔弼又制



官刑儆于有位使子孫有過人臣必諫是伊尹所以勤勤進戒亦先王責望之意也薛氏謂墨刑亦重矣臣下不匡而陷人重辟者以國置臣所以匡主宜匡不匡則有亡國敗家之道坐視喪亡而不救其可貸乎此墨刑之施所以未爲過也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用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伊尹上言成湯爲子孫計如此深遠故于此又嗟嘆

言嗣王太甲爲湯子孫當上思乃祖艱難之意祇敬其身而念乃祖也旣言祇厥身念哉又言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者謨謀也謂成湯爲爾子孫謀者其規摹甚洋洋乎其大惟規摹至大未易跂及而所以告教子孫之嘉言則甚明白而易知所謂嘉言卽制官刑儆有位之言是也伊尹旣言成湯嘉言明白如此欲太甲奉以周旋故又以天命儆之使之知所畏而不敢不勉謂天命去就初不可常保孜孜爲善則天降百祥而治可常享苟爲不善則天降百殃而禍亂隨



何言詩解 卷二  
之天理如此爾太甲誠能爲善則德無小而不興故  
萬邦皆賴其慶不然則不德無大而必亡故覆墜其  
宗祀而不可支持漢孔氏謂此伊尹至忠之訓蓋言  
至此極切也

肆命徂后

此蓋亡書二篇名也與伊訓同序序既見于伊訓之  
前故此但載二篇名于其下也二篇名存而經亡不  
知其中所載者何事漢孔氏乃因字求義謂肆陳也  
肆命蓋陳天命以戒也徂往也徂后蓋陳徃古明君

以戒之也此皆臆度之說未敢以爲然



臣王宗誠恭校

尚書詳解卷十二

宋

夏

僕

撰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凡七篇皆是伊尹戒太甲之言然餘篇皆因事立稱獨此以太甲名篇者蓋此篇非特作于一日且所主非一事乃自初立至放逐自放逐至復歸于亳始終三年其言皆



伊尹太甲反復之言史官于既歸亳之後總序其終始之言作此三篇故總稱爲太甲以其不可以一事名之也林少穎謂經有一篇析爲上中下之別如太甲盤庚說命泰誓之類者非其意義也古者簡冊以竹爲之編次成篇而竹簡所編不可多也故或析爲二或析爲三以便習讀耳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者此孔子序書之言也此三篇所載其先則序太甲初立不惠于阿衡伊尹懇切進戒而猶不聽故放于桐宮既

居桐宮則能悔過伊尹于是既終喪而奉之以歸必復反覆進戒故夫子序書推原本始謂太甲既立不明者謂太甲既立昏迷不明不能用伊尹之訓不足君國子民卽下文所謂不惠阿衡與王惟庸罔念聞王未克變是也太甲既立不明故伊尹以受顧命之臣再三進戒猶不見聽知其不可以言語口舌感也于是放之于桐而近于成湯所葬之桐宮使之就桐宮居憂且朝夕密邇先王而思其所以貽我後人之意冀其憤悱之心而自改其過已而太甲居于桐宮



終三年之喪果能悔過遷善克終允德于是自桐宮  
歸亳而思用伊尹之言卽下文所謂既往背師保之  
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者是也太  
甲既歸亳故史官于是序其始終作此三篇而總以  
太甲名之故曰作太甲三篇徐須江謂統攷三篇之  
義其文始終先後既非專于一口又非同乎一時則  
其下當以思庸伊尹爲一句孔安國于思庸下別之  
以爲伊尹作太甲三篇與作伊訓作咸有一德爲一  
類失其旨矣余謂須江此說謂此篇非出乎一人不

可謂伊尹作太甲三篇當以思庸伊尹爲一句作太  
甲三篇一句其說固通若依少穎之說則于理亦通  
少穎謂此篇雖實史官所序而其言則皆伊尹之言  
故推本其言之所自出而言伊尹作太甲三篇以見  
首尾盡出伊尹之手據此說既與伊尹作伊訓伊尹  
作咸有一德之言體制相合兼上言思庸亦自不失  
爲思庸伊尹故此一說所以爲皆通若以孔氏爲失  
旨則過矣胡益之謂先儒皆謂太甲不明伊尹廢之  
自攝商政太甲悔過乃復命之豈有此理蓋天下不



可一日無君若伊尹廢太甲而已自爲政則一日不可安况三年乎此所謂放于桐者大抵人君旣行三年之喪亮陰不言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此禮之常也太甲不從伊尹之訓伊尹因其居憂未省政事故遷居桐宮而序書者以放言之實未嘗放也此說是也太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譏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祇肅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不承基緒

阿衡卽伊尹也伊尹時爲冢宰故尊曰阿衡猶周以太公爲尚父齊以管仲爲仲父皆尊之也伊尹亦號保衡謂之阿衡則言爲人君所倚以取平也謂之保衡則言其爲人君所保以爲平也其因名見意亦猶後言太師太傅太保也蓋太甲卽位之後伊尹以伊訓肆命徂后等書勤勤進戒而太甲猶不順其所言伊尹于是又作書以戒之林少穎謂作書者作爲簡策之書以陳其勸戒之意若後世之章疏也蓋前篇明言烈祖之成德則以言告之此則以簡策告之也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者謂成湯知天命可畏故兢兢業業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一言一動皆不可忘是謂顧諟惟成湯能顧諟而不敢忘故上以承天之神下以承地之祇以至社稷宗廟無不致其祇敬嚴肅之心誠意作孚故馨香之德感于神明而天鑒觀之遂集大命于其身使之克夏有天下而撫安萬方之民惟湯能膺天命而安天下故伊尹所以能左右輔翼其君以奄宅此天下之衆故嗣王得以天承其緒蓋謂非湯自能克慎厥位則雖伊尹亦無

所致其左右之力而嗣王亦無以享盈成之業也尹卽伊尹之名也言尹躬猶言伊尹之身也唐孔氏以尹非名謂伊尹名摯湯得之以尹正天下故號曰尹人皆呼爲尹亦以尹自稱此不然也林少穎謂伊尹言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嚴恭寅畏以感天地神祇之心則湯之受天明命非自外至也故伊尹作書所以首及于此此說是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



祖

伊尹上既言成湯能慎德故伊尹得以左右而太甲得以繼承其義猶未足也故又言有夏之時君相之間所以有終不終者以爲太甲之鑒戒夏都安邑其地在亳西故謂之西邑夏夏在商前其事在伊尹之前故言先見伊尹謂我先見當時有夏先世之君自能以忠信自處而君道有終故爲輔相亦能終其輔相之業其後嗣王業既不能以忠信自處而君道無終故爲輔相者亦不能終其輔相之業伊尹言此蓋

謂湯之顧諟天卬盡其嚴恭之道可謂自周有終矣故我得以左右厥辟宅師而有終今太甲苟不能以忠信自終則我亦何以克終哉言欲使我致其克終之效惟在嗣王先能有終而已故嗣王誠不可不戒所戒者惟當盡其爲君之道而已若爲君而不能盡其爲君之道則忝辱乃祖矣太甲可不念哉此正伊尹言此之意也施博士謂忠信所以謂之周者以作僞則心勞日拙而所爲常缺路而不周忠信則無僞無僞故周而無缺此說則然也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  
永圖若虞機張徃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惟朕以懼萬世有辭

庸常也言伊尹書之所戒非不深切著明太甲但以  
爲常而心未嘗念而耳未嘗聞伊尹自念先王付託  
之重義不可以不聽遂已而不言于是又陳先王未  
明求衣勤求賢士以爲後世子孫計在太甲不可越  
厥命以自覆也昧晦也爽明也昧爽蓋晦而未明之

時也言成湯勤勞國家未明而起大明其德坐以待  
旦旣旦又必廣求賢俊美彥之士以開啓導迪後世  
子孫其所以如是者蓋以莫大之基創之在我守之  
在後人故求賢以輔之者欲其相與保丕基也今太  
甲旣承其基緒要當善繼善守不至違越成湯付托  
之命以自取覆亡可也惟慎其儉德而懷念其長久  
之計使先王莫大之業至太甲而愈固不至中絕而  
已蓋人心奢則放儉則收心放則欲敗度縱敗禮如  
唐明皇侈心一動而極天下不足以窮其欲故未幾



盜起函陵而不知豈能思遠圖乎惟儉則外無所玩  
內無所汨心無外慮必能念長久之策矣此伊尹所  
以必欲慎儉德以懷永圖也既欲太甲慎儉德而懷  
永圖故又取虞人張機取獸事以喻之機弩牙也括  
矢末也度其所準望者蓋正鵠也蓋謂人君之治天  
下不可率意而行惟當慎儉德懷永圖而後可譬如  
虞人張弩于機不可妄發必退而省察而矢括合于  
所準望之處然後釋放之則發無不中矣伊尹既以  
虞人張機之事警人君當慎儉德懷永圖而行事又

恐太甲未知所謂儉德之說故又明告之曰儉德不  
必求諸他也但敬爾所止所止卽君心所止之處也  
猶大學言爲人君止于仁者是也言太甲欲求儉德  
但敬其所止率循乃祖成湯之所已行而行之則所  
謹者無非儉德而所懷者無非遠圖也伊尹告戒之  
辭旣盡矣故又誘掖之曰王誠能欽厥止率乃祖攸  
行則我心喜悅其能無負先王之付託而王亦可以  
有萬世無窮之令聞也故曰惟朕以懌萬世有辭萬  
世雖久皆有稱美之辭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  
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  
終允德

王未克變者謂伊尹叮嚀反復告之甚切而王猶安  
于不善而未能變于善也王既未能變于善伊尹于  
是告于朝曰茲乃恣行不義之事循習不改且與性  
俱成蓋性者天性之自然不待求而得之也不義之  
事乃人所自作非出天性今太甲爲不義循習之久  
亦若出于天性之自然如所謂習慣若自然者卽習

與性成也所習如此則安于不義不可以言語動矣  
故伊尹于是知太甲不可以理告當以勢動之故言  
我今但使之不狎習于不順之事而放僻邪侈之習  
無因至前既以息其外馳之心且以動其哀戚之情  
而作其愧恥之意則孝敬之心油然而生雖不諄諄  
然誨之而自反于善矣于是營于桐宮成湯之墓側  
使之居之朝夕密邇先王之訓無使終其世迷而不  
反也記曰墟墓之中未施哀于民而民哀是以伊尹  
所以必置太甲于桐者蓋奪其嗜好之習而置之哀



戚易感之地欲其速于自怨自艾也惟伊尹能若是以格其非故太甲往桐居喪果能思念其祖而終于允德也林少穎引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于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蓋君子教人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謂之有私淑艾道之弗從誘之弗達君子猶不忍棄而私以善治之使之憤悱啓發入于善而不知此不屑之教誨也伊尹于太甲誨以諄諄聽之藐藐度其不可教則營桐宮以居之以感動其哀戚之情此非

不屑之教而何然以不屑之教而名曰放者蓋太甲所以敢敗度敗禮而不聽伊尹之訓者其意謂伊尹以天下爲已任我雖無道有伊尹之佐必不至于亡其所見如此非有以摧折激勵以生其憂患之心則終不可正遷之桐宮而命之曰放蓋示以將廢而不得立彼必憤悱而反于善此放之乃所以教之也然則使太甲終不改則奈何是亦廢之而已蓋遷于桐宮則處于天理人情之極處處其極而猶不自反是無可望也雖與天下共廢之可也世徒知伊尹之放



而不求其所以放之之意故孟子發明其心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此言簡當而盡矣少穎此說雖與前胡益之論伊尹放君之事少異要之于理皆通故當存之陳少南又謂伊尹放太甲使之太甲終不明伊尹終弃之歟抑知其有思庸之資而姑放之歟考書序不言太甲不明而言太甲既立不明是伊尹既授天下狃于富貴故狃于不順爾然則伊尹舉是以汙其身而善其君乎此說與少穎雖異然亦通故存之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伊尹既以太甲不惠阿衡遷于桐宮密邇先訓今既改過思庸克終厥德可以卽政又適當三年之喪畢冢宰攝政至是可歸故伊尹于是因其去凶卽吉之時以冕服奉之歸于亳邑踐天子位伊尹喜之故又作書以勉之卽下文所言是也此篇蓋自桐歸時事故作書者推原其本意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也蓋仲壬以太甲元年十一



月內崩今太甲卽位三年十二月朔卽二十五月而  
祥禫之祭已畢矣故可以去凶卽吉也曾氏謂先儒  
論三年之喪則同而月數或異孔穎達則謂二十五  
月喪終合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之文孔安  
國則謂二十六月喪畢合禮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之文鄭康成則謂中月爲間一月爲祥後復更有一  
月禫故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畢今按伊尹言元祀  
十二月此篇言三祀十二月正合禮經二十五月喪  
畢之義則二十五月喪畢商制也二十七月喪終者

周制也曾氏之說理恐誠然冕冠名也謂之冕服當  
是袞冕之服也余嘗謂伊尹之志其自知則在遷太  
甲于桐之日人之知其志則在奉太甲歸亳之時孟  
子謂有伊尹之志則可以其于遷之之時已有奉之  
之志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  
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太甲居桐旣克終厥德故伊尹奉以歸亳旣歸之後  
憲其能處仁遷義不墜成湯之業于是作爲簡冊之



書以稱美之曰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蓋民生各有欲無主則亂君非民則無以君四方故得乎邱民則可以爲天子也惟君民之間相須如此而太甲昔也乃不明于德則民無賴以爲生民無以爲生則商之爲商未可知也尚賴皇天眷顧佑助我商不使成湯之基緒一再傳遂泯由是使嗣王者能終其德嗣王能終其德則民之所賴以相正而生者得矣民得以相正而生則民不失望而商家之所以君四方者可以永保矣此所以實爲萬世無窮之休美也林少

穎謂太甲能終厥德實伊尹之力今尹乃謂皇天眷佑者雖一時謙抑之意然亦若天有以使之然者成湯之後宜餘慶所鍾無有不善者而太甲爲之孫始皇之後宜餘殃所逮無有令淑而扶蘇爲之子太甲爲孫宜商祚遂殄矣然成湯以寬仁有天下豈應一再傳而遂亡故太甲雖欲繼而乃能克終允德此無他天以湯社稷有必存之理則雖太甲爲孫而終不亡也扶蘇爲子秦若可存矣然始皇虐用其民苟扶蘇立則秦未遽亡故始皇崩而扶蘇以罪死秦遂以



何言詩解 卷三  
滅此無他天以秦社稷有必亡之理則雖扶蘇仁厚而不得存也以是知太甲悔過雖伊尹之力亦天有以使之然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帥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上既嘆美太甲能終厥德故王于是拜手稽首謝其前過曾氏謂拜手者手至首稽首者首至手致恭之極也先儒皆以拜手爲首臣手稽首爲首至地

既手至首乃復曰頭至地此說恐誤按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則稽首纔入于下衡而已何至于及地也曾氏此說似乎有理臣之見君則用此禮今太甲于伊尹乃如此者蓋盡其禮以敬師保如此伊尹既美其能終厥德故太甲于是拜手稽首以述其自怨自艾之意也謂我小子昔也以不明于德喪其固有之良心而自至于不類不類猶云不肖詩曰克明克類惟克明故能克類今太甲不明于德所以自底不類也惟其自底不類故欲以敗其



度縱以敗其禮王氏謂欲者廣其宮室侈其衣服之類欲而無節則必敗其常度縱者墮其志氣弛其言貌之類縱而無已則必敗禮節此說比諸儒爲長要之多欲必縱肆縱肆必多欲不類之人必有此失此其所以敗度而敗禮惟太甲自底不類有此二失伊尹戒之不能自改故至遷桐而罪戾皆太甲自速召之也太甲既知遷桐之戾乃其自速故言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謂遷桐之戾非天所致乃己自爲此所以不可逃也孽災也災和生有牙孽也天

作孽謂已無以致之而其災出于天之所作者蓋無妄之災也故可以違避若乃欲敗度縱敗禮則自作之災孽也其召戾于身也必矣其可追逃也哉太甲既言遷桐之罪乃已自招于是悔其既往背師保之訓謂我前此違背伊尹師保之教訓不能修德于其初今幸知悔庶幾有賴于伊尹匡救之德圖以善其終也蓋太甲于是始知伊尹之忠而望其啟沃此卽序謂之思庸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



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  
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  
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太甲既悔過俯求伊尹匡救之助故伊尹于是又拜  
手稽首既答其致恭之禮且告以治天下之要術也  
蓋伊尹前喜其能悔過既言君民相資以生今太甲  
克終厥德則必可以君民故此遂以治天下之術告  
之使之正心誠意以修其身身修則惠及斯民矣故  
首言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蓋謂天下國家其

本在身人君能正心誠意以修其身使允信之德協  
于羣卜之心然後可以爲明后也蘇氏謂允德信有  
德也下之協從其從非僞也蓋欲天下中心悅而誠  
服苟非德出于誠心未有能至者是協于下必在有  
允德也伊尹既言人君當修身以治天下故于此又  
以乃祖成湯之允德所以協于下者發明其意而盡  
其義也蓋先王成湯惟能修身以治天下故能推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于困窮之民則能予惠之  
深仁厚澤無所不被民之服其命令者無有不悅非



特毫之民悅而與成湯相並有邦者其鄰國之民亦皆望其來曰徯我后后來無罰蓋是時諸侯皆化桀虐政荼毒其民獨湯能子惠困窮此所以望湯之來以湯既來則可以免刑罰之苦也湯所爲既如此太甲繼之可不懋勉其德視法乃祖成湯之所已行奉以周旋而無一時敢有猶豫怠惰之心哉伊尹既欲其懋而無怠故又告以今日所當爲之事焉蓋太甲繼湯之後上有祖宗之托則奉先之事不可後也下有臣民之望則接下之事不可後也聲色玩好日爲

耳目之蔽則視亦未易以遠聽亦未必盡德也故伊尹于是又告之曰必欲奉先當思孝也思孝則不忘祖矣必欲接下當思恭也思恭則不絕物矣必欲視遠而聽德惟聰明是用也能聰明則視必遠而聽皆德矣是四者修身之道不越于此太甲苟能率而循之則身修而允德協于下矣伊尹所以望于太甲者得矣承王之休美而無有厭斲伊尹豈誣太甲哉吾以此望之而太甲能行是道足以副其所望揆之人情固應喜而不能自己豈惟伊尹而已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  
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  
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  
惟明明后

申重也謂伊尹前既反復告太甲至此又重告于王  
又盡其告戒之意也嗚呼嘆辭也嘆而後言重其事  
也蓋伊尹以太甲自遷桐之後悔過思庸既復天位  
伊尹既告以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以見

其喜之之意也又告以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明  
后以見治天下之要在此而已至此又恐太甲中人  
之性易以流蕩始雖以遷桐之愧能自改悔既履天  
位未必不復爲聲色嗜欲之所變遷故伊尹于是又  
爲之稱道夫天人鬼神之際所以禍福吉凶向背者  
惟在善不善之間初無可以常保之理蓋所以警動  
其恐懼修省之意而成其克終之德也伊尹之意蓋  
謂天無私親也能敬天者則天親之不然則求其親  
不親也民本無常懷也能仁民者則民懷之不然則



雖求其懷不懷也鬼神本無常享也能誠以事神者則神享之不然則雖求其享不享也夫民與鬼神無常如此則人君處天之位豈不難哉伊尹旣言處天位如此之難故又言雖難矣有德則治無德則亂故爲人君者誠能與治世同道則無有不興與亂世同事則無有不亡治亂興亡在德不德而已而所以德不德者又在所與如何耳則人君能慎所與而與治同道不至與亂同事豈不足謂之明明之君哉林少穎謂治言同道亂言同事言治難而亂易也故蘇氏

謂堯舜讓而帝燕噲讓而絕湯武行仁政而王宋襄行仁義而亡與治同事未必興也必同道而後興道同則事未必同也周厲弭謗秦皇禁偶語周景鑄大泉王莽詐作泉貨紂積粟鉅橋隋煬洛口諸倉其事同其道無不同者故與亂同事無不亡此說盡之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伊尹上旣言天民鬼神無常如此有德則興無德則



亡故于此遂言先王成湯惟知天民鬼神無常如此  
于是勉敬其德無時豫怠是以自七十里伐夏弔民  
以有天下終爲商人之太祖而克配上帝所謂克配  
者有二說一說謂湯能修德故其德足以配天爲君  
謂德與天合也一說謂周家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古  
者祭上帝必以肇造者爲配此曰配上帝蓋是廟爲  
太祖而克配于上帝也二說皆通成湯惟能懋德故  
能克配上帝今太甲嗣其令善之基緒可不夙夜庶  
幾鑒視成湯所以懋德者率而行之哉伊尹旣欲太

甲鑿成湯而懋德又恐其以成湯爲不可及故又以  
升高陟遐爲喻蓋謂成湯之德固高矣遠矣太甲必  
欲跋而及之非一朝一夕可能也譬之登高不能自  
至于高也自下者始登之不已終必至高譬之行遠  
不能自至于遠也自近者始行之不已終必至遠成  
湯之德固不可及積微小而至高大亦在勤以行之  
而已伊尹旣告以太甲以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又未  
必太甲能知其所當先者故又告之曰無輕民事惟  
難無安厥位惟危蓋人君者下焉惟億兆之所倚賴



一有輕之之心則乖離之釁生必難之而後可上焉  
有宗祖之付託一有安之之心則亂亡之基兆必危  
之而後可蓋民事能思其難則必能思艱以圖易天  
位能思其危則必能恐懼修省無一朝之患人君懋  
德不越二者而已惟在慎終于始而已蓋欲慎其  
終必于其始慎之如升高必自下如陟遐必自邇慎  
之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

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伊尹旣言人君懋德在慎民事保厥位又恐其惑于  
諂諛之言而德或不終故又言有言逆于汝心是拂  
耳之言也拂耳之言不可以逆已而遂怒之必以其  
言而求諸道使之言果合于道則固忠直之言也雖  
逆耳而當從之也有言遜于汝志是順耳之言也順  
耳之言不可以從已而遂喜之必以其言而求諸非  
道果非道則固諂諛之言也雖順耳而當拒之也逆  
順之際一斷于道今也必欲知其道與非道之異則



不過慎思力行之而已故伊尹于是又嘆而言之曰  
弗慮則不獲欲其慎思也弗爲則不成欲其力行也  
慎思力行則慮獲矣爲成矣此一人所以元良也元  
大也良善也謂一人大善也一人大善則知道與非  
道之異故言之逆耳者不可以情拒也順耳者不可  
以情受君子在位而小人不得容其間此萬邦所以  
莫不正也萬邦旣正則天下無不治之事常人之情  
必至于作聰明而亂舊章矜功能而敗成效故伊尹  
所以又戒之曰治功如此則爲之君者恪守常憲可

也豈可輕信辯口之言而亂先王之舊政乎爲之臣  
者見功成名遂退其位可也豈可要寵利以成功自  
居而不退哉惟君盡君道臣盡臣道我商家可以信  
有休美于無窮故終之曰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

此篇蓋伊尹致仕告老而歸又恐太甲執德不固復  
休利欲或變前守故又作此咸有一德之書以丁寧  
告戒之所以終其拳拳愛君之意也此書名一德唐



孔氏謂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書以戒之故經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言已與湯皆有純一之德欲太甲君臣亦然故下文又言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是太甲爲君故不可不一其德而亦不可不用一德之臣也此書所以謂之咸有一德

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咸有一德四字蓋篇名也書于書序之下皆揭篇

名蓋常體也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者此作書者言伊尹作此書之本意也蓋太甲居桐自慙自艾既終喪伊尹以冕服奉而歸于亳還復政事于人君太甲遂告老而歸又念太甲欲敗度縱敗禮習于不義居于桐宮改過遷善然處仁遷義又未久也苟一旦履萬乘之尊嗜欲奪之難保其不變厥德于是歷陳天人之應有德則興無德則亡庶幾太甲克終允德故作書所以言陳戒于德也自天難諶以下卽伊尹陳戒之辭也嗚呼嘆辭也言之不足故



嗟嘆也。誠信也。天難諶，謂天難信也。天難信者，以其福禍興亡之命，初無常也。然命雖無常，而德惟可常。故能常其德，則其位可以永保。所謂常厥德者，謂恪守其德，始終而不變也。故德有常，而天命亦有常。苟德且無常，則九有且不可保。况能保天命哉。九有，卽九州也。蓋夏商周皆用禹貢疆理之法，以天下爲九域，故言九有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

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伊尹上旣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有常。于是引夏桀所以失天下成湯所以得天下者證之。夏王指桀也。庸常也。謂夏桀不能常其德，幽則慢于神明，則虐于民。民怨神怒，故皇天棄而不保。旣又念天下不可無主，故鑒視萬方之衆，將擇其有天命者，開啓道迪之。其所以啓迪有命者，蓋將眷顧于天而求一德。是時惟我伊尹之躬，與其君成湯皆有純一之德，上足以當天之心，故受天明命。有此九州之衆，遂革夏正而



有天下林少穎謂革夏正者夏以建寅爲正湯革之始以建丑爲正是革正爲用商正也革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于湯而武王因之遂以建子之爲正故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說是也伊尹言此謂天命無常有德則興無德則亡桀無德而湯有德此所以伐夏爲天子也欲太甲以此爲戒而勉于德也吳蘊古謂人臣言及君也必先君而後已其論成功也必推美以歸于君今日惟尹躬暨湯則先已而後君曰咸有一德則彼此均敵初無避辭豈伊

尹懜于爲臣之禮哉自古論伊尹者多矣惟孟子知其心故號于世曰伊尹自任天下之重夫相湯伐桀救民于水火未足以見其自任相太甲繼湯旣立不明則放之桐克終厥德則奉之復辟今告老去位陳戒于德則曰我與先王同是一德上當天心以受天下則其事皆在我也太甲其得忽而不聽乎推此則足以見其自任之實也此說極善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



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伊尹上既言湯以一德受天命有九有故此又申前  
意以盡其義言湯所以受天明命者非天之私我商  
家也惟天之所助者在于一德我有一德故天佑之  
也其所有九有之師者非商之求于下民也惟民所  
歸者在于一德我有一德故民歸之也惟天佑民歸  
者在于一德故德既一則動無不吉德二三則動無  
不凶蓋德之一則德之吉也以吉德而動豈有不吉  
者德之二三即凶德也以凶德而動豈有不凶者惟

動之吉凶在德之一與二三故繼之曰惟吉凶不僭  
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蓋謂德一則吉二三則凶所  
以不僭差者在人而已惟其在人故天之降災祥亦  
因其德如何耳天本無心也林少穎謂此書既曰一  
德又曰常德者惟一故常惟常故一天地所以悠久  
而不變者亦惟一而常常而一而已伊尹之意蓋謂  
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謹初至中則稍怠末則澶漫  
而不振今太甲雖能處仁遷義于憂患之餘懼其歷  
年之久遂至豫怠澶漫而不振此伊尹所以丁寧而



堅其意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  
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  
惟和惟一

伊尹前篇旣論吉凶之理在德之一與二三于此又  
戒使不可不自修其德蓋太甲居憂之初其萬幾皆  
伊尹自任安危治亂伊尹實當之今太甲旣踐天位  
伊尹復正厥辟告老而歸不復以庶政自關則太甲  
言動之間始足以係天下之治亂故將歸之際不得

不盡其丁寧之意謂嗣王太甲新服厥命不可不新  
厥德也蓋太甲在桐之初未受天命今旣復政則始  
受天命矣受天命而言服天命者謂受命在身如衣  
被其服而在身也太甲旣新受服天命正欲端本正  
始以新天下之耳目尤不可不新其德故伊尹所以  
告于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也伊尹旣戒太甲不  
可不新其德于是又言所以能新其德者惟在終始  
惟一而已終始惟一乃所以爲日新之道也故曰終  
始惟一時乃日新蓋衆人所謂新者徒謂今日變某



法明日易某令以數變更爲新不知聖人所謂新者不然始乎如是終乎如是終始惟在一德行之既久則所聞日廣所見日多故能日日新又日新也如天地之運終古不變而四時之氣俄而春俄而夏無一日不新也詩所謂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卽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也伊尹旣言新德之說于上于是又謂德之所以新者固在于終始惟一又本乎得賢以用之故繼之曰任官惟賢才蓋謂凡在朝之官皆擇賢而用之或君德之不一必能左右輔翼以成

其德也任官旣得賢才而在王左右若侍御僕從之類又不可不得其人故又曰左右惟其人蓋賢雖已任官苟左右非人則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行而賢不得安其位矣蓋賢才所以不可不用者以爲臣之職以之爲上則欲成君之德爲下則欲治天下之民蓋其職在于致君澤民者此四爲字皆當作于僞反讀之惟臣之所職其大如此故爲人君者于任用之際當視之以爲難而不可以爲易當持之以慎而不可突之于忽旣難旣慎不敢任用非人于是又與之和



協其心純一其德同心同德相與大有爲于天下可也故伊尹既言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所以必繼之以其難其慎惟和惟一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伊尹上既言人君之德欲純一而不變當任賢才以爲助故此遂告之以德無常師善無常主欲其併謀兼智合以爲公而無偏黨也蓋謂新其德無一定之

師凡主于善者皆在所師也然亦無一定之主苟合于一理而或以成就吾之常德者皆在所主也蓋人君惟能知德無常師而主于善知善無常主而協于一則其心必無繫吝而兼容天下之善以成吾一己之德如是則賢才必用而小人必不能間矣苟爲不然則必有繫吝而不以公則小人得以窺伺而迎合其所好如此則偏聽而不能併謀又何賢才之能用哉此伊尹所以欲太甲有善卽師之也人君既能知德無常師善無常主則發號施令而萬姓皆曰大哉



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蓋人君能知德無常師善無常主則其心公而不私不私則其心一心一則其言不期大而自大此人所以知其言之大因言之大而又知其心之一也夫人君修德而萬姓咸稱之譽之則其高明盛大無以復加上則可以綏安先王之寵祿下則可以底定烝民之生育矣故繼之曰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

民主罔與成厥功

伊尹前告太甲以一德之說反復懇切既已盡矣故于此又告太甲以觀省之說知其所觀省不敢不勉于德也嗚呼嗟嘆之辭嘆而後言也伊尹之意謂太甲爲君誠不可不修德而善政若以爲不信當自以其一時之事觀之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七廟者親盡則毀有德則雖親盡未嘗迭毀是七世之廟所以當親盡而不毀者以其有德也今太甲但觀七廟至今不毀者則可知德之不可不



修矣人君以一人之微君長萬民而萬民心悅誠服不敢異議者以其政之善足以正之也今太甲但觀此則又知政之不可不善矣夫伊尹所以欲太甲修德善政如此之切者止以君民相須君不得乎民則無以使民非君則無所事故爲太甲者正當念君民相須如此必欲修德而善政不可以至尊之勢而妄自廣大以下民之微而狹小之苟自廣而狹人則待己甚厚而待民甚薄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民不得自盡其意則怨上之心生而君民之情離矣君民

既離則君無所使民無所事上下相貳何以成其功哉故曰民主罔與成厥功蓋非特君無民則無以爲君民無君則亦無以爲民矣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直甲居相作河直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自此下亡書序也咸有一德篇至民主罔與成厥功而止沃丁祖乙諸書篇第正在咸有一德之下正經



既亡故安國附其序于此書之末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此沃丁書之序也蓋孔子謂沃丁太甲子既葬伊尹于亳邑咎單忠臣以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揚伊尹所行功德之事史書序之故作書而名曰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此咸又四篇之序也孔氏謂伊陟是伊尹子太戊是沃丁弟伊陟輔相太戊于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非生木之處而桑穀共生之故爲不善之祥伊陟

以桑穀贊告于巫咸史氏錄其言故曰咸又凡四篇又治也告巫咸以自治之說也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二篇之序孔氏謂桑穀之災伊陟既贊于巫咸二人先共議論然後告君故其君太戊遂又以其事贊告于伊陟史錄其事故曰其書曰伊陟曰原命蓋太戊告伊陟則亦告原命故有伊陟又有原命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爲文原是曰名以言命原故名原命如罔命畢命也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此又是三篇



之序也孔氏謂仲丁太戊子自亳遷于囂陳其遷都之義故作仲丁河亶甲又仲丁之弟自囂遷居于相作河亶甲亦陳遷都之義也或言遷或言居不同者廢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其實一也祖乙又河亶甲之子亶甲居相至祖乙又遷居耿其後耿地爲水所毀故作祖乙必言爲水圯壞之事也孔氏此數說皆順序立說未敢盡以爲然姑存之而已唐孔氏又謂盤庚言于今五邦及數之惟亳囂相耿四處而已則知祖乙圯于耿必是毀于耿更遷他處盤

庚又自他處遷于殷耳漢孔氏謂圯于相而遷于耿既與序書言異又不合五遷之說竊謂唐孔氏此說無據雖能辨正漢孔氏之失而自亦不免于失故不如林少穎之說爲長少穎之說見下



臣張鵬展恭校



